

族長屢以勗其族人曰若等能如崇伯昆弟者亦足矣鄒魯士大夫之談者咸以為孔氏良子弟及卒相與為位哭之私謚曰敦友錄曰孔子曰朋友勿勿悃悃兄弟怡怡義之所裁各有攸宜若敦友者可謂能念爾祖者矣此錄之終也

○ 弘道錄卷之二十四

○ 弘道錄卷之二十五

將三

義

朋友之義

孟子曰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錄曰夫所謂之恭者非堯舜之時乎何以為上下交也夫爾我並立勢相等倫朋友之道狹矣充其道必若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然不詳於天道祇見用下敬上者順而易用上敬下者逆而難孰肯輕身以先於匹夫哉然亦有下堂而見諸侯者此不得謂之尊賢而當時之所謂賢者舍孔孟均之詔與瀆也故孔子守拜下之禮孟子闡尊賢之義其意一而已矣

說命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文備于罔子葉子惟克邁乃訓錄曰兌之為卦也兩澤相麗君臣胥悅也

兩澤相麗者交相滋潤互有浸灌之益君臣胥悅者交相勸勉共饗太平之休故其象為朋友講習其道為學焉後臣然其始也以陽爻居體而最下故舊勞于外至于商兌未寧故又遷于荒野入宅于河及其

至也上感天象下順人心介然有喜而慶澤無不流矣此高宗之治所由成也若使牽於和兌之吉徂於來兌之凶及其至也引其邪兌之私則陰威傷消小人眾而君子獨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此九五之君不可不兢兢而儆懼也聖人著於詞曰乎于利有厲吁不可為殷鑒乎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君我不知其彞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緜陸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叙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

日念用庶徵 次九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二五
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三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

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
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
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
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無偏無陂遵王
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六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七稽疑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
悔九七卜五占用二懲戒八庶徵曰雨曰暘

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未備各以其叙庶
草蕃蕪一極備幽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
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
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
弱

錄曰此皇極敷言之訓箕子以告武王得
道統之傳者在是不可以泛然目之也曩
者至常而不可易之謂也洪者至大而不
可窮之謂也倫者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理
之一定也範者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法之大同也此非箕子莫之
能得非武王莫之能聞而遂以傳之天下
萬世為人君者其可不知哉

禮運昔者仲尼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
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
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
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
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
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
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

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
故謀閉而不與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
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
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

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
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
由此起焉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也是
謂小康

錄曰夫子何以有是嘆也中天下而立定

四海之民君子欲之故有是嘆也何以必
於偃也蓋偃以禮樂為治者也禮樂之治
大用之則為大同小用之則為小康大同
者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千萬世為
一日小康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

也吾其為東周亦可也非偃何足與有言
哉或疑以為非夫子之言則過矣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
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
殆

錄曰孔子之嘆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者
豈徒誦說向慕而已哉其所以斟酌於宵
中反覆於念慮必有百王不易之大法千
古常行之大道故他日又語淵曰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夫用之者

大則為唐虞次則為三代非小小措置而已此孔門切磋之義有關於天下國家最切萬世之下不可以虛文視之也故以繼四聖之後焉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

性二

五

詩送之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彞倫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三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人亦

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鑄鑄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喑喑仲山甫徂齊式邁其

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曰彼何人斯其心孔難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惟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

遊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祗覺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急行違脂其車一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一者之來俾我極也伯氏吹壘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性二

六

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一者之來俾我極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

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錄曰樊與尹暴與蘇皆王朝卿士而義則朋友也其詩或如清風或如飄風蓋天下

有道人皆好德而風夜匪懈譬則天高日朗自不覺其暢然也天下無道為鬼為蜮而讒口交張譬則波蕩風靡亦不覺其異態也二風作周道別矣所以謂能與觀者如此



通鑑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九復之而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而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性二

七

錄曰杜伯之事不可考然以一死而爭之力復左儒可謂篤於義矣雖然別君而異友則廢友友道而君逆則違君無已歸過

於已以代之乎將并死而無爭乎

左傳士伯士會荀林父皆晉卿也伯之使秦以召公子雍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蓋以疾辭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敢不盡心

平弗聽為賊板之三章又弗聽及趙盾背士伯立靈公士伯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錄曰荀伯之論善矣何以不於公朝言之而私議於蔑歟衰與盾父子秉政乃心晉室立長之誠既大賴秦之心方聖賈季一召公子樂使人殺之季之出奔正以此歟

六年晉孤射姑殺陽處父出奔傅陽呼不以為侵官又以為漏言皆非是嗚呼不聞芻蕘之言卒起令狄之禍重擊難晉之喪亡亦幾矣所謂我即爾謀聽我芻蕘

正以為盾也惜乎無以語之

及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在秦三年不見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錄曰此隨會所由返國而士伯所以無宗歟夫伯晉之正知其往秦也夫人太子猶在既不能直言匡諫以伸匪躬之義及荀伯之諫又不能見幾而作以盡寮友之情進退皆無所據矣使士會拘于小節不知

自愛懂懂往來朋從爾恩則失其正固之道不能無成有終矣故易曰未感害也其用意深哉

史記管夷吾鮑叔牙者友也夷吾少困時為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為貪知其貧也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為不肖知不遭時也三戰三敗鮑叔不以為怯知其有老母也所事公子糾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為無耻知其不羞小節而耻名不

顯於天下也故夷吾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者鮑叔也

蘭相如完璧歸趙王以為上卿位在庶頗之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出或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為

耻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

私讎也廉頗聞之內袒負荊至門請罪遂為刎頭之交

錄曰自管鮑廉蘭之名著古今莫不以為美談也然觀其所論迺在血氣用事之間非有道德仁義之美所謂王期於王霸期於霸大抵如此雖然世衰道微時則有若孫臏范魏蘇張之徒往往折騰則足甘心盡命以圖報復時君不悟又為之聚怨酬

恩一毫不爽譬則閭閻之稚爾汝相戲而報施不稱不免闕然而怒使其父母賢也為之謝過不賢未有不為里閭之羞者然則四子之事其賢矣乎

則四子之事其賢矣乎

魯仲連者好奇偉倣儻之策不肯仕宦任職以其高節遊於諸侯趙孝成王時秦兵圍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

陰不進使客新垣衍因平原君說趙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無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爾不願為之氓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

秦將行天子之事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

錄曰魯連之不肯帝秦其志則大矣其說則不可也曷不曰天尊地卑乎周天子也秦諸侯也列國亦諸侯也以周在上而復帝秦是太陽之尊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連有蹈東海而死爾豈不名正而言順哉或曰戰國所趨者利所避者害也苟不為利秦之貪何由塞不有諸侯之故何由至哉曰非然也蓋秦嘗帝矣稱而復否無所措手足也苟不畏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何至却軍五十里乎或曰連之言

前後不倫豈太史之述作乎要之鄒魯守禮義之國孟氏醉乎醉者也連與兩生大醉而小疵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致大夫賢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鄰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殺荆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振蓋五殺大夫死秦國

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譌春者不相杵今君之從政也陵轡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驪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錄曰以商君之威而容趙良之說豈其未泯之良心與虎狼暴夫食人而號欲生之

德無乎不有也特不勝其怨焉耳商君之始也豈遽欲為虛一至此乎亦不勝其怨之心不如是不足以動事公而變目前之大利至於身之大患亦較然明矣則雖正言而何誅哉惜乎良之說有未盡也夫鞅

之廢井田開阡陌其罪上通于天先王之法至是而殆盡者果誰之尤乎雖擢髮不足以數之且諤諤而可盡耶雖然良無足恠蘇氏號為賢者以車裂為足以報其亡秦之罰然則先王之法置而不問可乎

東漢傳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綈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之素舊遣使奉書曰聞先生至欲即請遠追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馳詣言光不答但投札與之曰君身是下位至門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

光卧不起帝即光卧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得不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

特二

十一

問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懼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處為嚴陵瀨焉

錄曰愚觀嚴光所以不可留者有五而三公不與焉夫不觀孔子無以見仁義之中正不參孟子無以達去就之權衡光雖不効已甚之行而有何至相迫之言此不見諸侯之義也矧乃變姓名漁澤中乎若是

着羊衷誠有心矣一也及其至也以故人招之惟當以故人處之亦義也夫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然則故人之招招諫議故人其可留乎二也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彼彼霸何為

者哉觀其曰阿諛順旨要領絕與責子絕長者同義而謂可留乎三也貴易交富易妻帝尚不難於言而能久而敬者鮮矣四也博士如范升客星如太史一薛居州獨能相助為理乎五也向使尊以三公不過

特三

十三

書名雲臺一世之士而釣臺崔魏萬世之士易不云乎君子幾不如舍其斯子陵之謂乎

庶范與洛陽慶鴻初為刎頭交人稱前有管鮑後有慶庶時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後融為州所舉素微下獄范乃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衛侍左右盡心勤勞後又辟公府會薛漢坐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收斂其尸候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見責曰薛漢與楚謀反范公府椽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以為漢等皆以伏誅不勝師資之情帝稍解曰卿庶頗後邪與右將軍竇大司馬丹有親屬乎對曰袁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惟卿志膽敢爾因賞之由是顯名世居邊郡廣田地積財粟

悉散以賑宗族朋友值肅宗崩范奔赴敬陵適廬江椽嚴麟奉章弔國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之命從騎與之馬不肯而去麟事畢不知所歸或謂曰故蜀郡太守庶叔度好周人急今奔國喪獨當是爾遂牽馬造門

果然因謝而歸之

錄曰史稱庶范以氣俠立名觀其賑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明帝加怒以發其志始以就戮更延其寵古今所罕聞也若乃五袴之事人或能之

故不列云

桓帝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諶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諶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私襄成瑨但坐囑因此流言傳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責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

李元禮不畏權禦陳伯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並允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屢到門

錄曰孟子稱伊尹管仲學焉後臣然則因師獲印何足異哉漢自桓榮稽古所謂學

與師者不過專門章句卒無啓心沃心之益一旦規模措範屬之他人而因師獲印無足多尚顧不知自反而乃互相譏揣各樹朋徒此何謂哉夫以帝王莫如學學莫如務求師至於同心同德信任不疑又君

子之所深幸與學育才至於三萬亦後世之所罕逢不以成頌而反以成隙蓋光武以詞說與故亦以言旨衰而為之謠者雖曰出於偶然其始莫之為而為也歟

時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

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尉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賈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蕭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

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滂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道入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尉尉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錄曰八元八凱身尊道高顧尉俊及身詭道喪何懸絕之若此乎蓋三代以上政出於一而賢能為實用季世政出於二而才藝為忌端周禮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奚容岐而二之哉若使彼予而此奪彼廢

而此置彼生而此殺雖堯舜不可一日居况桓靈之世乎學校者禮義之所出非威辟之所關也孔門弟子記顏淵等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當時不以為異後世不以為嫌未聞其招禍也苟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惟以禮義廉耻互相維持則顧尉俊及之名豈可少哉豈可少哉

李膺性簡尤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荀爽嘗就謁膺因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時張讓弟朔

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匿讓第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

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松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帝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尊氣休沐不敢復出宮者帝性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

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錄曰愚觀膺之破柱成獄臨軒正詞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矧一時闡豎寧不竦然屏氣乎然不知維辟作福維辟作威威福之柄自上而下吾從而執之所威者天下之威所福者天下之福由朝廷達於天下夫誰曰不然時皇德不綱宦濁同軌而膺獨持風采其所子奪廢置與朝廷會不相及則是威福之柄自我而將非自上而下也

故小人得以指而為辭謂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嗚呼彼不合者正耶邪耶拔舉者是耶非耶彼之非帝初不覺而我之是上莫與知於是正者反以為邪而邪者得以害正矣然則坐視而不救可乎否之九四曰有命無咎疇離社象曰有命無咎志行也故君子寧正辭直言以誅姦雄討亂賊無寧專殺擅誅以徇同儕殃善類歟

范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城汗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及黨獄起桓帝使中常侍王甫辯詰以次及滂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將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身死之日彌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慙然為之改容

錄曰愚觀孟博之對未嘗不潸然流涕也禹之言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方是時也九官十二牧濟濟相讓允潘于廷天下未嘗不同以為清也四凶之罪投竄誅殛曾不少貸天下未嘗不同以為汙也如使善而不清何貴於善惡而不汙何賤於惡以至於春秋之時雖曰人心不古然而三都之墮少正之戮不遺餘力故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何不幸而生

於孟博之世耶不旋踵間外兵內亂重疊疊禍危亡無日此豈天之降喪哉人之貪亂寧為荼毒其實蓋不可道也已

弘道錄卷之二十五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奉旨續刊印施

正一嗣教太真人臣張國祥校

弘道錄卷之二十六

義

朋友之義

晉書王東家貧射耕諸生有為割麥者遂至棄之知舊致遺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

東求賜令哀曰御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陰卿賜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算屨送所役生到縣安丘令以為詣已也整衣出迎哀至磨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未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耻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北海郡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遊學鄉邑舍以為郡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

錄曰哀之不受門人賜也由其不受門人之獲始也其不答安丘令也由其不向西面而坐始也不然勞後不恤人必以為迂整衣不答人必以為簡雖然以節行著聞